

# 东海西海： 英语名诗名译赏鉴

English Poetry and Transl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欧光安 主 编  
陈 伟 副主编  
程朝翔 审 订

非外借

南开大学出版社

# 东海西海：英语名诗名译赏鉴

主 编 欧光安

副主编 陈 伟

审 订 程朝翔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海西海：英语名诗名译赏鉴 / 欧光安主编.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1  
ISBN 978-7-310-06057-3

I. ①东… II. ①欧… III. ①英语文学—文学翻译—  
研究 IV. ①H315.9②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7258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海西海：英语名诗名译赏鉴  
DONG HAI XI HAI; YINGYU MING SHI MING YI SHANGJIAN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2 插页 176 千字  
定价：56.00 元

---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8339

# 涛声各异，四海合一

——序《东海西海：英语名诗名译赏鉴》

欧光安教授主编的《东海西海：英语名诗名译赏鉴》出版了，可喜可贺。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人引进佛教，取经译经，到今天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近代和当代史上，中国文化对外开放，将翻译引进外国文化作为重要手段。在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将翻译与中国语言文字甚至中国文化的革新融为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涵盖几乎所有的文科领域，成果丰硕。改革开放以来，翻译事业更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包括哲学类、历史地理类、政治法律社会类、经济类、语言类等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系列译丛开始，仅就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翻译系列丛书而言，至少也有几十种。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的全集、中国多位著名翻译家的译文全集等也陆续问世。世界各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学术名著有一大部分都被翻译成了汉语。

这些翻译成汉语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学术名著已经不完全是外国文学或者外国学术；它们甚至已经不主要是外国文学或者外国学术，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人文学学术的一部分。有些脍炙人口的翻译名句已经成为中国语言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例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民有、民治、民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死，两者皆可抛”“知识就是力量”“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等。这些名句都是译作和舶来品。然而，在今天，我们能想象没有这些名句的中国语言吗？我们能想象没有这些名句背后思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吗？这些名句替我们喊出了各个不同时代的最强音，也使我们拥有更深刻的思想和更炙热的激情。

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英语名句和名篇进入中文的具体步骤和过程，让我们深入了解文化转化的内涵。在书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已经转化为优美中文的英诗名篇，使我们了解英语诗歌如何转化为中文诗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触到重要的英语诗人，包括莎士比亚、布莱克、拜伦、叶芝、爱伦坡、梭罗、狄金森等等；不过，同样重要的是能接触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符号的翻译家，包括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徐志摩、王佐良、穆旦、屠岸、吴宓、余光中、张爱玲、江枫、方平、冯象、傅浩等等。他们大多本身就是诗人，翻译和创作融于一身，将外文化为中文，将中文纳入世界语言的海洋。《东海西海》将诗人与诗歌翻译家同等对待，展示了两者的“沟通”和“切磋”过程。有时，还介绍了数位翻译家与诗人的沟通和切磋，给人一种立体感。书中也详细介绍了翻译过程中技巧和方法的运用，而这种运用恰恰是意义传输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本书介绍和讨论了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例如译文的形似与神似。这个问题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理解书中所介绍的翻译实践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而书中在介绍这几种不同看法的时候，实际上涉及如何评价在探讨具体的翻译实践时所介绍的方法与技巧。由此看来，《东海西海》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对于翻译实践的探讨，加深了对于翻译理论的理解。

读了《东海西海：英语名诗名译赏鉴》，可以了解著名的英语诗

人、中国重要的诗歌翻译家、英诗名篇及其汉译、诗歌翻译的实践和技巧等。这是一本在构思、选材、论述等方面都颇有新意的好书，值得一读。

程朝翔

[序言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援疆）。]

## 前 言

人们常说，历史的发展如长江大河，有飞流直下，也有蜿蜒曲折，有主流浩荡，也有吸纳百川。从另一个角度看，其淙淙百川之一者或也是某一个地域的主流，此“主流”汇入更为浩瀚的主干“主流”，生生不息，川流入海。而语言的发展，也可以以此来做比拟，承载了璀璨纷呈中华历史文化的汉语亦是如此。

如果说仓颉造字尚属远古传说，无证可籍，那么甲骨文则可说是明确的汉字记载的开端了。历经商周秦汉各代，到东汉时，汉语在书写上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汉隶字体。而相传为汉明帝时期传入的佛教，为汉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例如“刹那”“大千世界”“醍醐灌顶”等后来耳熟能详的词语，都来自于佛教典籍或故事。除了文字外，佛教思想迭历本土化过程，形成独树一帜而又影响深远的禅宗一派。

到了近代，中华文化和文字发展的主流遭遇了更多的支流，其中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伴随着文化的交流，文字也在“主流”和“支流”的碰撞中发展前进。在写作语言方面，近代以来盛行千年的文言写作逐渐发展为白话文写作。在这一过程中，与古代佛教传入一样，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近代以来的诗歌翻译为例，据钱锺书考证，近代最早被翻译为汉语的外语诗歌可能是英语诗歌，而最早被汉译的英诗可能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1864年或稍前一两年）。而据沈弘考据，最早被汉译的英诗则来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1854年刊出，其翻译时间或更早）。或许

再过若干年，有其他的学者考证出更早的英诗汉译例子。无论如何，在近代英语是较早被接触的语言，而英诗是较早被接触的文学样式，似乎是可以被接受的观点。《人生颂》和《论失明》都是以汉语古诗的形式译出，这一模式到严复和林纾时代还得以保留。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古雅的文言译赫胥黎原文，在译原文诗歌时，也采用汉语古诗形式。例如译“*That ever with a frolic welcome took/The thunder and the sunshine*”为“风雷晴美日，欣受一例看”，译丁尼生长诗《尤利西斯》片段“*It may be that the gulfs will wash us down, /It may be we shall touch the Happy Isles, / ... but something ere the end, /Some work of the noble note may yet be done*”为“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辣不慙，丈夫之必”。对于翻译，严复有著名的“信达雅”三字说。关于“雅”的标准，后来多有争议，主要在于很难达到严复所说的那种“尔雅”，当然严复本人学问深湛，能够运用古典以达至其心目中的“文章正轨、译事楷模”。例如在上述第二例中他便“化”用了《诗·商颂·长发》里的句子：不慙不辣，百禄是总。

虽然同为古文大家，严复留学英伦、熟谙英文，林纾却不通英文。因此后来康有为作诗写“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是不高兴的，因为在他看来，不通英文者何以谈翻译。林纾也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位置不应在严复之后。从是否通英文来考量，严复翻译的策略是译意外加按语，大致可归为直译范畴，从上述两个诗歌译例即可看出。而林纾意译较多，过程大概是由其助手解释意思，他根据意思揣摩之，而出之以自己所写。但是有一点严、林的作法是相同的，就是用文言译书，以古诗体译英诗。林纾译兰姆兄妹所著《莎士比亚故事集·暴风雨》一章末尾的诗歌如下：

山蜂放颠于花中兮，  
余迹亦从以翱翔。

吾倦而息兮，  
抱花须而寐其中央。  
控蝙蝠而高飞兮，  
广历巨浸之洋洋。  
余退休兮，  
尚挹红囊绿罽之幽香。

其原文是：

Where the bee sucks, there suck I;  
In a cowslip's bell I lie;  
There I crouch when owls do cry.  
On the bat's back I do fly  
After summer merrily.  
Merrily, merrily shall I live now  
Under the blossom that hangs on the bough.

严格来说，原诗中的具体名词 cowslip（黄花九轮草，野生报春花）和 bell（钟状花冠）被译为普通名词“花须”，是一种意译。而以“红囊绿罽”译 blossom，与严复引“不黷不竦”的做法如出一辙，确是古雅整饬的风格。综观两人对诗歌翻译的处理，严复倾向使用古诗体，而林纾则多用楚辞体。无论体裁多么不同，但是使用古诗体的作法则是一致的。

用古诗体（包括楚辞体、律诗绝句体、宋词体、曲词体等）来翻译英语诗歌，即便在白话文写作取代文言写作之后也时而存在。例如学衡派主将吴宓用传统戏剧中的传奇体，译朗费罗的长诗 *Evangeline* 为《沧桑艳传奇》，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以律诗绝句体译外文诗歌。时至今日，尚有北大英语系教授黄必康以宋词体译全部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广义的传统汉语诗歌样式能否真正传达英

语传统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有争议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至少是一种尝试，是一种可能。因此，本书中选了几篇以传统汉语诗歌样式翻译英语传统诗歌的例子，做了评述，试图为上述所言“可能”做一点分析。

当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主流的翻译语言已然变成白话，翻译英语诗歌也是如此。可以说，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促使了现代汉语新诗的产生和发展。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早期的新诗人们在创作时，还不时地在作品中夹以外文原词。李金发 1925 年 11 月在北新书局出版的诗集《微雨》中，就不时夹杂英法文词汇或句子。例如在诗作《一段纪念》中，最后一行即全部为英文：Dear friend, I am sorry! 有意思的是，虽然以创造新的诗歌形式和内容为目的，早期新诗中仍有不少的文言词汇和用法。例如李金发的代表作《弃妇》中的句子：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静听舟子之歌。

中西文字并举的事实也说明了现代新诗语言形成的困难以及作家们的“尝试”和摸索。被誉为新诗鼻祖的胡适在《尝试集》中又何尝没有这种文言白话夹杂、中西文字对举的“尝试”。《尝试集》中有三首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译文之后即为英文原诗。胡适对《希望》一诗曾作注如下：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译英人 Fitzgerald 所译波斯诗人 Omar Khayyam (d - 1123A. D.) 的 Rubaiyat (绝句) 诗第一百零八首。<sup>①</sup>

《赠朱经农》一诗中的“年来意气更奇横，不消使酒称狂生”，以及《文学篇》（将归诗之二）中的“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等句，依稀可见古诗句模样，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但他自己翻译西方的作品并不多。

胡适以及其他新诗诗人在诗歌中这种中西并举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稍显异样，但实际上也起到了吸引读者想要一睹西方原文诗作

---

<sup>①</sup> Fitzgerald 全名为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93)，今译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国作家、翻译家，以英译《鲁拜集》名世。Omar Khayyam，今译欧玛尔·海亚姆，波斯诗人，代表作《鲁拜集》。

的作用。既然是白话，那么如何对应西方诗作比如英语传统诗中的诸如抑扬格五音步等特色的东西呢？这在现代翻译史上是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议的。例如本书所选的卞之琳先生就主张“以顿代步”。卞之琳翻译和创作均等身，这在现当代史上并不少见，选入本书的一大半作者都具备这种双重身份。那么到底是翻译影响创作呢？还是创作倒过来影响翻译呢？其中的过程，实在难以用一两页文字说得清。但大致可以肯定的是，但凡有过翻译经历的作家，一般都会从译入语文学中觉察到不同于母语文学的所在，能否将这种“不同”融入、融合在母语文学中，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探讨，在“理论之后”的今天依然有意义。

本书所选的诸位翻译家，大多译作等身，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就其一篇译作或选段译作进行“文本细读”，指出其特色。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翻译家其他作品的讨论，综合探讨总结该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如上文所述，不少翻译家本身也是重要的作家，那么其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如何，本书作者也做了粗浅的论述。至于是否做到了书稿设计时的“初心”，则请读者诸君明鉴。

本书主编欧光安，负责统筹规划、统稿润色，副主编陈伟，协助各方面工作。具体撰写分工为：欧光安——第一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的全部和第九章的部分内容，杜莹——第五章、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陈伟——第十三章，吴方敏——第二章、第三章，张娟——第四章、第十四章，闫鑫雷——第十二章，李明道撰写了第九章的部分内容。方岩老师指导了杜莹、陈伟和张娟的部分写作，并对文字加以润色。

[本书为石河子大学2017年度科研计划文科专项（WKZX201703A）的结项成果，特此说明。]

# 目 录

- 1 《贝奥武甫》(选段)  
Beowulf (excerpt) ..... (1)
- 2 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8 ..... (8)
- 3 格雷:《墓畔哀歌》  
Thomas Gray: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 (19)
- 4 布莱克:《猛虎》  
William Blake: The Tiger ..... (37)
- 5 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 (48)
- 6 拜伦:《只要再克制一下》  
Byron: One Struggle More, And I am Free ..... (59)
- 7 济慈:《秋颂》  
John Keats: To Autumn ..... (74)
- 8 罗塞蒂:《愿君常忆我》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Remember ..... (85)
- 9 叶芝:《一个爱尔兰飞行员预知死亡》  
William Butler Yeats: 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 ... (99)
- 10 弗里诺:《野忍冬花》  
Philip Freneau: The Wild Honey Suckle ..... (113)
- 11 爱伦坡:《安娜贝尔·李》  
Edgar Allen Poe: Annabel Lee ..... (125)

12	梭罗：《烟》	
	Henry David Thoreau: Smoke .....	(141)
13	狄金森：《我品味未经酿造的饮料》	
	Emily Dickinson: 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 .....	(154)
14	弗罗斯特：《停马在雪夜的林边》	
	Robert Frost: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	(166)
	余论 翻译实乃“炼字” .....	(177)
	后 记 .....	(187)

# 1 《贝奥武甫》（选段）

## Beowulf (excerpt)

**Beowulf** (excerpt)  
(original Saxon version)

ðā com of mor	eunder misthleotum
Grendel gongan,	godes yrre bær;
mýnte se manscaða	manna cynnes
sumne besyrwan	in sele tam hean.
Wodunder wolcnum	to Pæs pe he winreced,
goldsele gumena,	gearwost wisse,
fættum fahne.	Ne wæs pæt forma sið
pæt he Hrotgares	ham gesohte;
næfre he on aldordagum	ær ne sipðn
heardran hæe,	healðegnas fand.

**Beowulf** (excerpt)  
(moder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chael Alexander

Down off the moorland's misting fells came  
Grendel stalking; God's brand was on him.

The spoiler meant to snatch away  
from the high hall some of human race.

He came on under the clouds, clearly saw at last  
the gold-hall of men, the mead-drinking place  
nailed with gold plates. That was not the first visit  
he had paid to the hall of Hrothgar the Dane;  
he never before and never after  
harder luck nor hall-guards found.

**Beowulf** (excerpt)

(moder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eslie Hall

'Neath the cloudy cliffs came from the moor then  
Grendel going, God's anger bare he.  
The monster intended some one of earthmen  
In the hall-building grand to entrap and make way with:  
He went under welkin where well he knew of  
The wine-joyous building, brilliant with plating,  
Gold-hall of earthmen. Not the earliest occasion  
He the home and manor of Hrothgar had sought:  
Ne'er found he in life-days later nor earlier  
Hardier hero, hall-thanes more sturdy!

**Beowulf** (excerpt)

(moder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eamus Heaney

In off the moors, down through the mist-bands  
God-cursed Grendel came greedily loping.  
The bane of the race of men roamed forth,  
Hunting for a prey in the high hall.

Under the cloud-murk he moved towards it  
 Until it shone above him, a sheer keep  
 Of fortified gold. Nor was that the first time  
 He had scouted the grounds of Hrothgar's dwelling—  
 Although never in his life, before or since,  
 Did he find harder fortune or hall-defenders.

### 贝奥武甫 (选段)

冯象 译

葛婪代迈出了荒原，  
 在雾濛濛的悬崖下，头顶上帝的愤怒。  
 这狠毒的逃犯，盘算着用诡计  
 从巍峨的鹿厅攫取一顿美餐。  
 他在乌云下疾趋，直到清清楚楚  
 呈现在他眼前，那座蜜酒大殿，  
 金顶的建筑。他并非第一次  
 造访罗瑟迦的宫廷，可是他从没有，  
 也再不会，像这一次这般倒霉：  
 他遇上了守在大厅里的——那个警卫！<sup>①</sup>

《贝奥武甫》乃古英语诗歌之代表作，原文以古盎格鲁—撒克逊语写成。除专业学者外，如今多数人已不能识其原文，但推古溯源，不应使原文湮灭，故录此节原文如上，令观者知，个别地方仍有迹可循。据笔者所知，《贝奥武甫》在国内有两种汉语全译本，分别为冯象译本（1992）和陈才宇译本（1999），前者翻译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兹录其译文如上。

<sup>①</sup>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冯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7—38页。

从古英语原文译为现代英语，也算是一种翻译。从以上所选的三篇现代英语译文来看，各有特点。亚历山大的译文更像是浪漫主义成熟时期的诗歌文本，霍尔的译文则接近中古诗歌的特点，鼎鼎大名的诺奖得主希尼的译文则更接近现代以来的诗歌。读者各有所好，对诗歌的理解也不一样，不必分出高下，决定优劣。就编者个人喜尚而言，更中意亚历山大的译本。原因在于其译文读来不仅顺畅，而且颇得英语诗歌之神韵。例如第一句的倒装就用得很巧妙，还原成正常句序是：Grendel came stalking down off the moorland's misting fells. Fells 是诗歌用语，意为 hills（山丘）。增加介词 off 是为了还原原文的格律和节奏。最后一句的倒装也很精彩。总之，这一译文读起来很像英语诗歌成熟时期的作品。霍尔译文的一个特点是为了格律和节奏，运用了缩写的手段，例如把 beneath 写成 'neath，即以“'”代替 be，这也是诗人常用的手法，例如在前浪漫主义诗人彭斯那里，他就用了很多类似的手法，例如把 over 写成 o'er 等。

冯象先生的汉译是从古英语的原文译出（见《贝奥武甫·中译本前言》），编者不才，对古英语完全是门外汉，因此分析时大多依赖现代英语译本。以“葛婪代”译 Grendel，以“罗瑟伽”译 Hrothgar，显然是音译，“婪”义为“贪食、贪心”，符合史诗中怪物的性格，“瑟”做名词时基本都是褒义，也符合史诗中丹麦国王的形象。“葛”和“罗”的使用则有归化译法的倾向。葛婪代所居之处为“荒原”，三个现代英文译文都用了 moor 一词。葛婪代从荒原出来的动作，霍尔译文最普通，用 going 一词，希尼译文用了 loping（跨着大步走），亚历山大译文用了 stalking（悄悄追踪或靠近；昂首阔步走），冯象译为“迈出”，是比较贴切的。“雾濛濛的悬崖”，对应的是亚历山大译文 misting fells、霍尔译文的 cloudy cliffs 和希尼译文的 mist - bands。人常言，典故的翻译是最难的。在原文第二行就使用了旧约中该隐杀弟遭逐的典故。亚历山大的译文侧重该隐额头上的烙印（brand），霍尔的译文重在愤怒（anger），希尼的译文则着重诅咒（curse），冯象译文（“头顶上帝的愤怒”）接近霍尔的表达，虽然在这一节译者没